姬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首
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
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
太尉裕至關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
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
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
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弘之以
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　出奇不必在衆且今
衆寡相懸勢不兩　右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
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
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

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犇還灞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王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犇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犇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大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遥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之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

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犇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爲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

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犇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　初夏王勃勃聞大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大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沈

[illegible]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illegible]曾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欲發詔以大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委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眞時年十二以大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

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
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
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高閑中者望因兵威得復
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經略西略之意皆歎息失
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
沈田子自以峣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
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
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
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
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
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萬
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
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
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
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
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
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
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犇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
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
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
毛脩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傅弘之大破赫連璝

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爲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爲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爲南蠻校尉邵爲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爲長史徐州從事王華爲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爲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爲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一州刺史　冬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

裕聞之使輒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眞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士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資縱大掠而東多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舜夏赫連家三萬追義眞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嶮大敗弘之恩皆爲王買德所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眞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眞行在前會日暮夏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五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舜夏赫連關勃勃入長安大饗

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朞而驗可謂筭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項移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青泥敗未知義眞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詠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懾服大威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

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啓知義眞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眞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爲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柰何逆忌之乃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爲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桀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十匹于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勃勃

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
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　初魏王珪遣北部大人
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絶
其昏於是秦魏有隙秦王興遣尚書右僕射狄伯
支等伐魏魏王珪自將大軍擊之敗狄伯支及趙
騎校尉唐小方等　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卑薛
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
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
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
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
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雖

部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
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
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
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
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
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
以至於此　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
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
勃勃　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
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

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既殺伯支以滅口

夏四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　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然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宗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六年春三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

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爲夏王勃勃所逼奔

犇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弈干追斬之盡俘其

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

其衆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

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犇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

之策買德曰秦主興雖姦滑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

之勃勃以買德爲鎮軍將軍興遣衛大將

軍常山公顯如北詐降以誘夏

八年冬十月秦主興以楊佛嵩爲雍州刺史帥騎

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

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皆多

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

王勃勃戰果敗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

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

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

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

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委任

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

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爲一大鼓飛廉翁仲

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

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爲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逵阮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皇帝位大赦

元永和　夏六月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而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犇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于雍城諶委鎮犇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

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斂曼嵬擊
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秦車騎將
軍姚裕等擊却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
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　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
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
還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
騎二萬向長安
十四年夏赫連璝至渭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
之田子殺王鎮惡王脩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
毛脩代之鎮惡傳弘之大破秦璝夏兵乃退
劉義眞召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
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眞東歸以相國右司
馬朱齡石代鎮長安義眞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璝
帥衆追之傅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
故得免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犇潼關勃勃入
長安五事並見劉裕滅後秦　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即皇帝
位改元昌武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
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
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
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

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叉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眞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群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魏滅北燕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王什門使於燕　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強之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馬生

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爲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爲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

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宣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乞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柰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皆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九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　夏五月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録尚書事時晃纔五歲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立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怨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

兄弟爲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爲王后王氏不得
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
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
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犇遼西說
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
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
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
西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
內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
下官　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
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
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秋八月馮崇
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
許　閏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
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
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
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
治書御史　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
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

阻皆爲晉擒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冬十一月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腎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腎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

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夏四月魏娥清古
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
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于臨川燕尚
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
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
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
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
卯燕王帥龍城見户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
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
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
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稱

王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人
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
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
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
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
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
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
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
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
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

爲質弘怒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
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
遣將孫漑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
謚弘曰昭成皇帝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酒
泉公倫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將騎三萬拒
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
瓚殺之并其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
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
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大子昌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illegible]
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illegible]
能爲患不如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氏土地
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
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
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
一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
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
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

再守羽林鈎已而行其占秦云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鄉導謹辨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揔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　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　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　夜閉內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　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于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犇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

興棄長安西犇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二月魏主還平城　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　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眞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騎三千爲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會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云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

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惠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犇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嵩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怒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觸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

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犇上邽魏主微服逐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由得婦人裙繫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閭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嵩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統萬城高十仞基厚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仞其堅可以厲刃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為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為太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為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邪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犇上邽斤追至雍不及

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七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公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曰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灋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猶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

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直上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斛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乞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犇長安與高涼王禮偕犇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儁自平涼犇魏　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爲世祖所知十月畋于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秋九月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逋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遥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　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公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

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犇長安驅略數千家西犇上邽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十二月丁卯百谷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二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爲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濃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犇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八年夏六月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

十一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魏滅北涼

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大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嶲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

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
初諸侯王故事
九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
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
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
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
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
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
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
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
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受今
陛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禁
卑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
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
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
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
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
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
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
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
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

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國人立之是

王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爲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四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

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殿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夫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

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左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平北代雖六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往還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滅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爲驕慢之語

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王魏王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絶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絶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王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走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

浩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馥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

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竝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復然後圍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柔然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還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其弟征南大將軍董璝風犇潰劉絜用卜筮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遣使諭牧犍令出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粮皆如此魏主之伐涼州

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王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二千人面縛請降魏王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罷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軍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平太守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王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犇酒泉安周南犇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宜得進攻酒泉無諱宜得牧遺民犇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王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王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籍假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魏王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　十二月壬午魏王至平城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

闡駰爲姑臧太守張湛爲兵部尚書劉昞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宋鉉爲世子洗馬趙柔爲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爲世子侍講魏王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拔絜以圍酒泉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魏王遣撫軍大將軍永昌健督諸將討之

五月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王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王使尉眷留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爲張掖王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收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爲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冬十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　民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犇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爲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illegible]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衆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襲高昌屠其城爽犇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儁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四年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

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平仇池

晉武帝太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爲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定佛奴之孫也　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年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仇池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軍彈師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襲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符宣爲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爲仇池王

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　秋七月楊盛請降秦秦以盛爲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符宣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漊以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驚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劝言於嵩曰秦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十二年夏六月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

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
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
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氐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
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氐王楊玄遣
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四年秋九月氐王楊玄遣將軍符白作圍秦梁州
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
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爲
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涇　冬十一月秦王遣

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爲都督
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
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
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
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
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爲冠軍將軍秦
州刺史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

當以兄子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爲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灋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灋護灋崇之兄也　秋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賾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賾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灋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灋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卽冬十一月丁未灋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地以其司馬趙溫爲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俘馬蕭承之爲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礫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恬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與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

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
吳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
承之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
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稍
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氐不能當燒
營走據大桃閬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
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
既敗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歆皆
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
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

[illegible]道爲雍州刺史

[illegible]所辭不拜　內寅[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督

詔軍及殿中虎賁[illegible]武[illegible]王楷保宗自祁山南

征西將軍漁陽皮[illegible]子[illegible]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

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

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

陵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

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彊玄明等敗死

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

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丘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

保熾走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符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夏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翻　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朏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南秦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

賢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
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爲一國
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
守免官削爵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乾隆御覽之寶